

乌尔第三王朝滚印研究^①

刘昌玉^②

内容提要：在经历了早王朝时期的漫长发展和阿卡德王国的飞跃性发展之后，两河流域文明的滚印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表现出了新的特点：类型由多样渐趋于集中，场景图案趋于标准化，印文使用趋于格式化。这些特征与乌尔第三王朝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的局面密切相关，同时对于认识乌尔第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乌尔第三王朝 滚印 类型 场景 印文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约公元前3200—前539年）^③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对东西方的其他文明产生了比较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按照地理区域划分，以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为界，北部称为亚述（Assyria），地形以河谷和丘陵为主；南部称为巴比伦尼亚（Babylonia），是广袤的冲积平原。此外，巴比伦尼亚又以尼普尔（今伊拉克的努法尔）为界分为北部的阿卡德（Akkad）和南部的苏美尔（Sumer），其中苏美尔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cuneiform），并且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④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印章主要分为平印（又称平面印章，Stamp Seal）和滚印（又称滚筒印章，Cylinder Seal）两种，其中滚印是两河流域特有的印章形式，也是古代两河流域文化三大标志之一。^⑤滚印出现的时间略晚于平印，大约在公元前四千纪下半叶，一直使用到两河流域文明之后的波斯时期和帕提亚时期。不同时期的滚印在类型、图案场景和印文等方面，既有两河流域滚印的共性，更有每个时期独有的特性，体现了滚印发展的时代特征。本文主要集中于乌尔第三王朝的滚印研究。

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前2004年），又称为“新苏美尔时期”或苏美尔帝国时期^⑥，

① 基金项目：2017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哈佛大学藏乌尔帝国楔文赋税泥板释译与研究”（17NDJC276YB）；2016年度浙江省钱江人才计划C类项目“丝绸之路视域下的古代两河流域对外贸易商路研究”；2016年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古代浙江书院教育与两河流域书吏教育比较研究”（2016SCG328）。

② 刘昌玉（1984—），男，山东青岛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讲师。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亚述学。

③ 古希腊语Μεσοποταμία“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为“河流之间的土地”。这里的“两河”指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和底格里斯河（Tigris），故两河流域文明也可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地理上大致对应于今天的伊拉克全境、叙利亚东北部、土耳其东南部和伊朗西部地区。

④ S.N. Kramer, *History Begins at Sumer: Thirty-nine Firsts in Man's Recorded History*. Philadelphia: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⑤ 其他两个是楔形文字和塔庙。见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⑥ 对应于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900—前2350年），又被称为“古苏美尔时期”或苏美尔城邦时期。

是苏美尔文明最辉煌的时期，也是苏美尔人最后的统治时期。王朝共历5王109年：乌尔纳姆（Ur-Nammu）^①、舒尔吉（Shulgi）、阿马尔辛（Amar-Suen）、舒辛（Shu-Suen）和伊比辛（Ibbi-Suen）。乌尔第三王朝是两河流域文明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在内政与外交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统治者通过对外扩张与对外贸易两种方式加强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将苏美尔文化和楔形文字传播到近东大部分地区，甚至和遥远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也有直接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图0.1）^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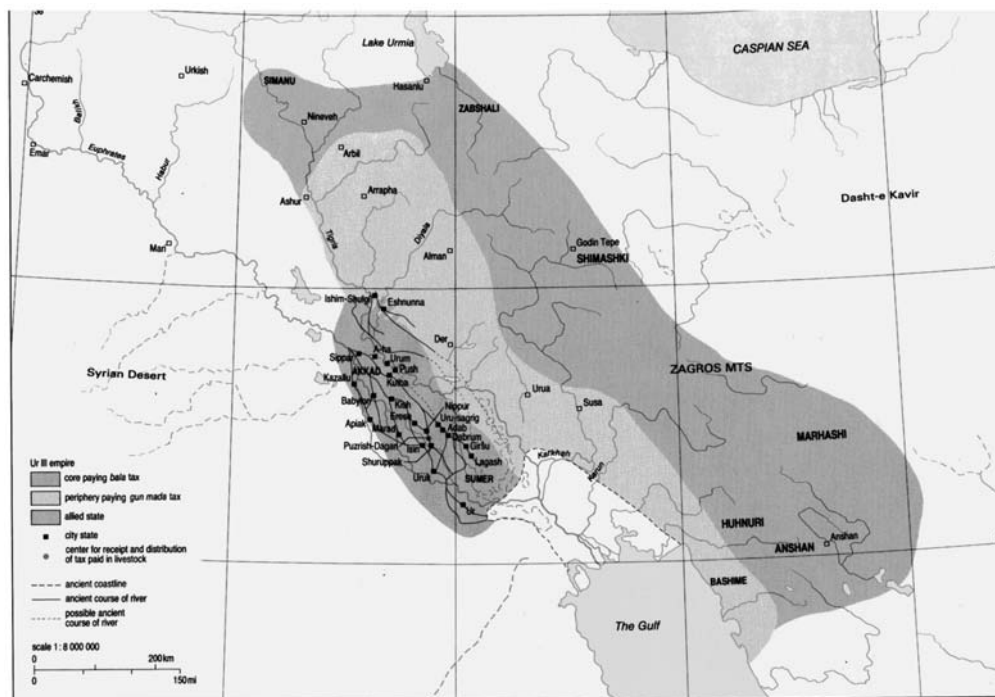


图0.1 乌尔第三王朝疆域图

乌尔第三王朝是古代近东地区出土泥板文献最丰富的时期之一，尤其是关于行政和经济方面的泥板文献最为丰富，它们对于现代学者复原乌尔第三王朝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截至目前（2016年9月23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楔形文字数字图书馆”（CDLI）数据库资料共收录101681块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泥板文书^③，其中32491块泥板文献加盖滚印印痕，大约占了所有泥板的三分之一。这使我们不得不对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滚印及其印文进行专题研究，从而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乌尔第三王朝的社会结构与思想体系。本文将从类型、图案和印文等方面来论述乌尔第三王朝滚印的特征。

① 又可称为乌尔纳玛（Ur-Namma），参见M. Civil, *On Some Texts Mentioning Ur-Namma (Tab. VI)*, *OrNS* 54 (1985): 27 (note 1).



② M. Roaf,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York; Oxford: Facts on File, 1990.

③ 参见官网主页www.cdli.ucla.edu，包括大部分已发表的和部分未发表的。除此之外，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藏家手中，还有数目不明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泥板文献，正在等待着楔形文字专家的释读与出版问世。所以，乌尔第三王朝的研究没有终点，随着新资料的不断涌现，过去的一些观点与结论或许会被改写甚至推翻。

一、乌尔第三王朝滚印类型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滚印，按照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划分标准。按照滚印的图案场景，可以分为引见场景、争斗场景、纹章场景和行进场景滚印四种；按照印痕的情况，可以分为有图有文和有图无文两种，其中有图有文滚印又可以根据印文内容的长短分为简单印、简单仆人印、王室仆人印和王室礼物印四种。印文即刻写在滚印上的铭文，主要包括印章所有者的名字、父亲的名字和所有者的职业，一般由一栏或两栏共2至8行铭文构成（图1.1）。同早王朝时期和阿卡德王朝相比，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滚印更加趋于统一与标准化，并且成为书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

图1.1 乌尔第三王朝滚印铭文举例

一栏2行:	两栏8行:										
 <p>1. Ur-mes 2. dumu La-na kurušda</p> <p>译文：乌尔美斯，（是）动物育肥师拉纳之子。（文献出处：P104390）</p>	 <table border="0" style="width: 100%;"> <tr> <td style="width: 50%;">第1栏</td> <td style="width: 50%;">第2栏</td> </tr> <tr> <td>1. ^dŠu-EN.ZU</td> <td>1. Ur-ku₃-nun-na</td> </tr> <tr> <td>2. lugal kala-ga</td> <td>2. dub-sar</td> </tr> <tr> <td>3. lugal Uri₅^{ki}-ma</td> <td>3. dumu Lu₂-^dNin-ĝir₂-su kurušda</td> </tr> <tr> <td>4. lugal an ub-da limmu₂-ba</td> <td>4. arad₂-zu</td> </tr> </table> <p>译文：舒辛，伟大的国王，乌尔之王，天地四方之王；书吏乌尔库努纳，动物育肥师卢宁吉尔苏之子，（是）您的仆人。（文献出处：P104261）</p>	第1栏	第2栏	1. ^d Šu-EN.ZU	1. Ur-ku ₃ -nun-na	2. lugal kala-ga	2. dub-sar	3. lugal Uri ₅ ^{ki} -ma	3. dumu Lu ₂ - ^d Nin-ĝir ₂ -su kurušda	4. lugal an ub-da limmu ₂ -ba	4. arad ₂ -zu
第1栏	第2栏										
1. ^d Šu-EN.ZU	1. Ur-ku ₃ -nun-na										
2. lugal kala-ga	2. dub-sar										
3. lugal Uri ₅ ^{ki} -ma	3. dumu Lu ₂ - ^d Nin-ĝir ₂ -su kurušda										
4. lugal an ub-da limmu ₂ -ba	4. arad ₂ -zu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滚印大多数是石制的，其中绿泥石代替蛇纹石成为最主要的滚印材料。大约有55.5%的滚印是绿泥石制成的，绿泥石的大量使用很可能与波斯湾的马干（今阿曼）地区发现绿泥石矿有关。同时，方解石和绿岩作为绿泥石的补充材料也被用来制作滚印，反而是青金石和石英偶尔被使用。^①此外，早王朝时期以前作为滚印主要材料之一的贝壳，这一时期依然被使用，但是数量不多（4%）。^②还有在古巴比伦时期最常用的赭石可能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开始就被用来制

① P. Moorey, *Ancient Mesopotam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75.

② P. Moorey, *Ancient Mesopotam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36.

作滚印。^①

滚印的尺寸大小不一，有的滚印非常小，不到1厘米高，而有的滚印却非常大，其高超过5厘米。一般地，乌尔第三王朝的滚印在尺寸上要比阿卡德时期小得多，不过与古巴比伦时期差不多。滚印尺寸的大小与印文的长短并不都是成正比的，比如有的小印章也可能带有较长的印文，而有的大印章可能只有寥寥无几的印文，甚至没有印文，只是图案。在滚印印痕（图案与印文）的构造方面，首先往往从左到右刻的是图案或场景，有人物、动物、植物、神灵等，而铭文往往被刻写在图案的下方，即泥板的尾部。有许多滚印的铭文框架和场景人物是重合的，这可能暗示了图案的刻画是在铭文刻写之前进行的，是刻印者没能提前测量好图案尺寸的结果，也有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人完成了同一滚印的刻写工作（如图2.8）。有的乌尔第三王朝滚印还有密封盖，由金属或模仿金属制成。^②带金属的密封盖可能是社会地位高或者富有人士所拥有的，而一些小的滚印直接在其上雕刻一个类似金属的密封盖，这些可能是归普通大众所有。

二、乌尔第三王朝滚印场景

乌尔第三王朝的滚印图案场景大致分为四种：引见场景（presentation scene）、争斗场景（contest scene）、纹章场景（heraldic scene）和行进场景（procession scene）。其中，第一种场景是乌尔第三王朝的主流滚印场景，也是使用最多的滚印种类；后三种场景在乌尔第三王朝使用比较少，不是这时期的主流滚印场景，而且象征意义也存在不少争议与问题。

1. 引见场景

关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滚印的引见场景，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滚印引见场景是早王朝时期宴会场景的转型；^③也有的认为引见场景应该是太阳神（苏美尔语：乌图，阿卡德语：沙马什）命运决定的表现，这种命运决定可能发生在早晨，通过液体倾倒在动物内脏占卜仪式表现出现。^④根据敬拜者的姿势（主要是手势），引见场景又可以分为五小类：觐见、致敬、引荐、祭酒和贡献场景。

（1）觐见

觐见场景（audience scene）是在王室仆人印章和王室礼物印章中最常见的类型之一，没有出现在简单印文的滚印中。这种场景的基本图案构造是：敬拜者站立，胳膊肘稍弯。站在国王面前，而不是站在神的面前。觐见场景专门为国家的高级官员所用。另外，在一些乌尔第三王朝滚印中，女人也作为敬拜者出现在觐见场景中，只不过敬拜的姿势有些不同：女敬拜者伸出一只手（尤其右

^① L. Gorelick and A.J. Gwinnet, "The ancient Near Eastern cylinder seal as social emblem and status symbol", JNES 49 (1990): p. 45—56.

^② D. Collon, *First Impressions: Cylinders Se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87.

^③ D. Collon, "Das Siegelbild als Kunstwerk", in E. Klengel-Brandt, ed., *Mit sieben Siegeln versehen: Das Siegel in Wirtschaft und Kunst des alten Orients*, Darmstadt, 1997: p. 65.

^④ Z. Polonsky, *The Rise of the Sun God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Destiny in Ancient Mesopotami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2.

手)指向国王(图2.1)^①,而男敬拜者双手合起紧握、胳膊弯肘,放在腹或肚前(图2.2)^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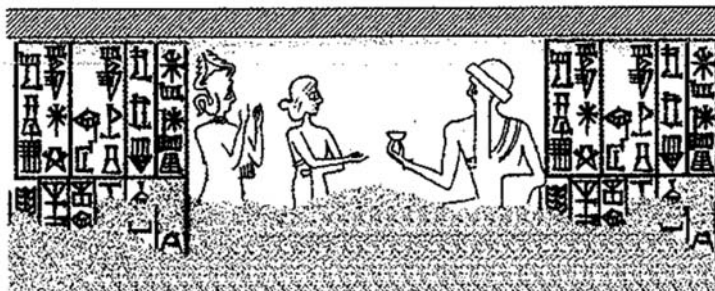


图2.1 女敬拜者在国王面前的觐见场景



图2.2 男敬拜者在国王面前的觐见场景

(2) 致敬

在致敬场景 (salutation scene) 中,敬拜者伸出一只手(左手或右手),举至面前,其后面跟着女神(图2.3)。这是苏美尔人的敬礼和祈祷的姿势。^③致敬场景大多数被用于向神致敬,而很少用于向国王致敬。注意,在致敬场景中,女人极少出现或基本不出现。

^① R.H. Mayr, "The depiction of ordinary men and women on the seals of the Ur III kingdom", in S. Parpola and R. M. Whiting, eds., *Sex and Gender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Proceedings of the 47th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 Helsinki, July 2—6, 2001*. Helsinki, 2002: 363, fig. 6b.

^② R.H. Mayr, "The depiction of ordinary men and women on the seals of the Ur III kingdom", in S. Parpola and R. M. Whiting, eds., *Sex and Gender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Proceedings of the 47th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 Helsinki, July 2—6, 2001*. Helsinki, 2002: 363, fig. 5a.

^③ R.H. Mayr, "The depiction of ordinary men and women on the seals of the Ur III kingdom", in S. Parpola and R. M. Whiting, eds., *Sex and Gender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Proceedings of the 47th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 Helsinki, July 2—6, 2001*. Helsinki, 2002: 362, fig. 3b.



图2.3 对神的致敬场景^①

(3) 引荐

引荐场景 (introduction scene) 是乌尔第三王朝最一般的滚印场景，被用于众神和国王面前。在德莱海姆文献中，所有的王室仆人印章都有引荐场景，描绘了敬拜者在国王面前，却没有出现敬拜者在神面前的情况。在这一场景中，敬拜者由一位女神引荐至国王或神的面前，女神站在敬拜者的前面，并且牵着敬拜者的手腕。如果敬拜者是男性，那么敬拜者和引领的女神都会用他们空闲的手做出致敬的姿势 (图2.4)；如果敬拜者是女性，那么她会举起右手至腰部，而不是做致敬的姿势 (图2.5)^②。有的时候引领的女神不止一位，还有可能是两位，在敬拜者的一前一后，后面的女神双手呈致敬姿势 (图2.6)。



图2.4 男性敬拜者被引荐给国王的场景 (YBC 03914)



图2.5 女性敬拜者被引荐给神的场景

① G. Bergamini, "Neo-Sumerian 'vignettes'?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Mesopotamia* 26 (1991): p. 104.

② R.H. Mayr, *The Seal Impressions of Ur III Umma*. PhD dissertation, Leiden University, 1997: no 316.1; P.A. Parr, "Ninhilia, wife of Ayakalla, Governor of Umma", *JCS* 26 (1975): p. 90—111.



图2.6 两位引领女神的引荐场景 (BM 89126)

(4) 祭酒

祭酒场景 (libation scene) 较少出现在乌尔第三王朝的滚印中。这类引见场景没有出现在德莱海姆文献, 而是出现在尼普尔与吉尔苏文献中。^①此外, 祭酒场景也出现在乌尔纳姆石碑上 (图2.7)。^②



图2.7 乌尔纳姆石碑

(5) 贡献

这是一类比较特别的引见场景, 只出现在少数乌尔第三王朝滚印中。具体的表现是: 敬拜者用双手奉献动物给国王 (图2.8)。这类场景常见于阿卡德王国和古巴比伦王国时期, 而在乌尔第三王朝的少数证据全来自于德莱海姆文献。在一些苏美尔文学作品中, 也有统治者贡献山羊羔给神的记录。这种贡献可能与动物内脏占卜活动有关^③, 意在指出统治者可以与神灵沟通。但是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 这种贡献场景似乎更可能是将动物携带者与牧羊人联系起来, 而不是和神灵与内脏占卜相关。^④

① H. Frankfort, *Cylinder Seals. A Documentary Essay on the Art and Religion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39: fig. 24 and 38.

② P. Amiet, *L'art antique du Proche-Orient*. Paris: Editions d'art Lucien Mazenod, 1980: fig. 404.

③ C.E. Suter, "A Shulgi Statuette from Tello", *JCS* 43 (1991—1993): p. 63—70.

④ W.W. Hallo, *Early Mesopotamian Royal Titles: A Philologic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57: p. 147.



图2.8 贡献场景致国王 (AUAM 73.2113)

在乌尔第三王朝的滚印引见场景中，大致有以下几类要素：主人公（国王或神）、敬拜者（或贡献者）、引荐女神（或引领女神），以及场景中出现的一些符号，如星符等。^①主人公，指场景中所有要素都围绕着其周围，起点缀或辅助作用，从而突出其重要性与中心性。主题形象要么是国王，要么是一位神。他或她往往是坐着的形象，其中一只胳膊伸出。然后是神的话，那么其手上是空的；如果是国王的话，那么其手上则是拿着一个杯子。详而言之，国王头戴王室头饰（或帽子、王冠），伸出一只手拿容器或杯子，往往坐在王座上，身穿带流苏的服饰。这些特征中，王室头饰（帽子）和右手持容器这两个特征只能用于国王，而其他的特征在敬神时也被使用。^②一般情况下，国王是留着胡须的，但是也有一些滚印场景中的国王是把胡须剃掉了，这种无胡须的国王形象主要见于舒辛和伊比辛统治时期的王室仆人滚印中。^③神作为滚印场景的主体形象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也已经标准化了，神往往坐在精心设计的神座上，身穿饰有荷叶边的服饰，头戴有角的头饰（帽子或冠），带角（单角或双角）的帽子也成为古代两河流域神的标志形象之一。^④敬拜者（即印章所有者）的形象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标准化：身穿带边饰的服饰，通常不戴帽子，面部剃刮干净。不过也有少量这种场景的敬拜者头戴帽子。一般来说，从滚印的场景中，很难辨析敬拜者的身份地位，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其上的印文来判断。^⑤引领女神，出现在大多数引见场景的滚印图案中，她要么牵着敬拜者的手将其引荐给主人公（国王或神）^⑥，称为“引领女神”；要么手呈敬拜姿势，站在敬拜者的身后，称为“支援女神”。这两类十分相似的女神一般情况下只有一位出现在引见场景中，但是也有少数情况下二者同时出现在引见场景中（图2.6），二者所穿的服饰也不尽相同，这可能体现了她们身份地位的差异。^⑦其他人物形象。除了以上所述三大人物形象之外，在引见场景中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人物形象，比如在致敬场景中站在国王（主人公）身后的女神，以及带“面具”的狮鹫神形象，这些“随从”或附庸的具体作用尚不清楚。^⑧宝座。在这时期的引见场景中出现了多种类型的宝座，一类是看似神庙正面的壁龛座（有一个壁龛或两个壁龛的），一类是看起来像椅子的宝座，还有一类是王座，看起来像凳子，有布料覆盖顶部，下面有两条腿。前两种宝座主要是神座，最后一种是王座，不过也有例外。^⑨星符。在乌尔第三王朝滚印的

^① I.J. Winter, "The King and the Cup: Iconography of the Royal Presentation Scene on Ur III Seals", in M. Kelly-Bucellati, ed., *Insight through Images, Studies in Honor of Edith Porada*, Malibu: Undena Publications, 1986: p. 253—268.

^② D. Collon, *First Impressions: Cylinder Se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87: p. 37.

^③ D. Collon, *Catalogue of the Western Asiatic Seals in the British Museum- Cylinder Seals II, Akkadian - Post Akkadian - Ur III period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82: p. 130.

引见场景中出现多种星符，其符号学意义尚不清楚。^①其中最常见星符是新月状和星盘状。一般情况下，新月状符号出现在女神作为主人公的场景中，而星盘状符号出现在国王或男神作为主人公的场景中。也有一种理论认为，新月状符号的场景是粗糙的雕刻品，而星盘状符号的场景则是精制雕品。不过也有例外，即新月状符号（而不是星盘状符号）出现在国王为主人公的引见场景中（图2.6）。^②安朱鸟（anzu bird）。安朱鸟与吉尔苏城主神宁吉尔苏有关，又称为安朱神鸟或神安朱鸟，属于神类。它的形象出现在乌尔第三王朝德莱海姆文献的滚印印痕中，一是代替星符位于主人公正前方，一是位于星符下方并与星符一起处于主人公正前方（图2.9）。^③图案下方的动物（图2.5），主要见于温马出土的滚印印痕中，其符号学意义尚不清楚。



图2.9 安朱鸟与星符同时出现在引见场景中（AUAM 73.1201）

2. 争斗场景

争斗场景被认为是阿卡德时期印章的“官方”形式。这类滚印的所有者通常是政府官员，他们使用这些滚印往往与官方事务有关。^④在阿卡德时期，有的官员同时拥有争斗场景和引见场景两种滚印，前者用于官方事务，后者用于私人事务。^⑤然而，到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争斗场景的滚印却不再流行，与80%之多的引见场景相比，只有13%~14%的滚印属于争斗场景（图2.10）。这些表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滚印的主流场景依然是引见场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古巴比伦时期，争斗场景的滚印又得到“复活”，再一次被大量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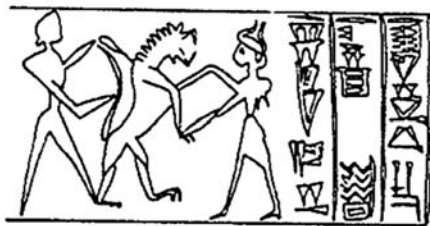


图2.10 争斗场景（Ashmolean 1911.237a）

^① C. Fischer, “Siegelabrollungen im British Museum auf Ur-III-zeitlichen Texten aus der Provinz Lagash: Untersuchung zu den Verehrungsszenen”, *Baghdader Mitteilungen* 28 (1997): p. 97—183.

^② R.L. Zettler, “The Sargonic Royal Seal: A Consideration of Sealing in Mesopotamia”, in McG. Gibson and R.D. Biggs, eds., *Seals and Sealing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Malibu: Undena Publications, 1977: p. 33—40.

^③ McG. Gibson and A. McMahon, “Investigation of the Early Dynastic-Akkadian Transition: Report of the 18th and 19th Seasons of Excavation in Area WF, Nippur”, *Iraq* 57 (1995): p. 13—14.

3. 纹章场景

这种场景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很少出现，并不是很流行，其特征是：对称的两个形象面对面，中间有一个元素将二者分开（图2.11）。^①这种场景的滚印主要用于私人事务，也可能用于某种典礼或仪式，关于它们的具体意义作用尚不清楚。



图2.11 纹章场景 (BM 89326)

4. 行进场景

行进场景的场景构造是：一队人或神朝着一个方向（一般是由右向左）行进。如果是人物行进，主要是骑士；如果是神的话，一般指风暴神阿达德（Adad）。阿达德有时站在狮鹫的背后，在其他众神之间。这种带有神话色彩的场景在阿卡德王朝时期十分流行，但是到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变得不再那么流行（图2.12）。



图2.12 行进场景，阿达德神站在狮鹫身后 (NBC 5613)

乌尔第三王朝的滚印场景以引见场景为主，这体现了王朝统治者对这一题材内容的重视，也与当时王朝的政治统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乌尔第三王朝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统治者自称

^① R.H. Mayr, “The depiction of ordinary men and women on the seals of the Ur III kingdom”, in S. Parpola and R. M. Whiting, eds., *Sex and Gender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Proceedings of the 47th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 Helsinki, July 2—6, 2001. Helsinki, 2002: 363, fig. 5a.

为神，在引见场景中，国王和神都作为被敬拜的对象。另外，乌尔第三王朝一改阿卡德王朝时期争斗场景的繁盛，对滚印场景和内容主题进行了改革创新，最重要的是将滚印场景模式固定下来，逐渐形成标准化的滚印体系，这也是中央集权制统治的表现之一。而另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滚印印文中所体现出来的内容和思想。

三、乌尔第三王朝滚印印文

乌尔第三王朝的滚印大多带有长短不一的印文，尤其是引见场景的滚印，几乎都有对应的印文。通过对这些印文的整理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乌尔第三王朝经济泥板及其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认识，进而研究乌尔第三王朝乃至整个古代近东文明经济的兴衰历程。根据滚印印文的长短，可以将其分为四类：简单印文、简单仆人印文、王室仆人印文和王室礼物印文。滚印上的铭文所用的字体与纪念碑上的字体一致，刻写方向是从上到下，而不是如泥板一样从左到右。一般在泥板上加印的位置分两种：一是在泥板反面中间往下位置加印，最下方往往是泥板的年月等信息；一是在泥板各处多次加印，这种情况在乌尔第三王朝加印泥板中使用比较普遍。

1. 简单印文

这是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最一般的印文类型，大概有超过一半的印文是这种类型。一般只有2~4行铭文，极少有5行铭文的，内容包括印章所有者名字、职业及其父亲名字，偶尔也有其父亲的职业身份。乌尔第三王朝的大部分官员都有一个简单印文的滚印，后来才有王室仆人印文的滚印等。其铭文格式表述如下：

表3.1 简单印文格式及举例

2栏简单印文	3栏简单印文	4栏简单印文
1) 印章所有者名字PN 2) PN的职业身份	1) 印章所有者名字PN1 2) PN1的职业身份 3) PN2之子	1) 印章所有者名字PN1 2) 其职业身份 3) PN2之子 4) PN2的职业身份
例子 (AUCT 3 225) 1) A-ha-ni-šu 2) sipa lugal	例子 (AUCT 3 217) 1) U ₃ -ma-ni 2) dub-sar 3) dumu Nam-ha-ni	例子 (AUCT 3 236) 1) Lugal-me-lam ₂ 2) dub-sar 3) dumu ^d En-lil ₂ -la ₂ 4) sipa gu ₄ niga

2. 简单仆人印文

这个类型的印文主要用于地位比较高的官员。一般包括4行，依次为高级官员名字、其职业、印章所有者名字、术语arad₂-zu“你的仆人”。其中第1行的高级官员可能是总督(ens₂)、将军(šagina)、首相(sukkal-mah)、公主等，他们与第3行的印章所有者之间很可能是隶属、主仆关系。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很少出现的变体格式，将高级官员(多为神的名字)的名字移到后面，而简化为两行。其铭文格式表述如下：

表3.2 简单仆人印文格式及举例

4栏简单仆人印文	2栏简单仆人印文
1) 高级官员名字PN1 2) PN1的职业身份 3) 印章所有者名字PN2 4) (是)你的仆人	1) 印章所有者名字PN1 2) (是)高级官员PN2的仆人
例子 (AUCT 3 363) 1) Inim- ^d Nanna 2) dumu lugal 3) Pu-us ₂ -du ₁₀ 4) arad ₂ -zu	例子 (CUSAS 3 1172) 1) Da-a-a 2) arad ₂ Šu-kab-ta

以上两种类型的印文都是单栏的，另外还有两种双栏的印文类型。

3. 王室仆人印文

这是乌尔第三王朝第二多使用的滚印印文类型，公分两栏，每栏一般包含4行，格式十分固定（早期第一栏只有3行）。王室仆人印文与简单仆人印文相比，多了一栏介绍国王，第二栏与简单仆人印文大致相同，都出现术语arad₂-zu“你的仆人”（见表3.3及图3.1）。这种王室仆人印文很容易通过第一栏来判断年代，但是有些情况下并非如此，尤其是在老国王驾崩，新国王刚继位时，可能还会继续使用老国王的印章名字，而不是使用新国王的名字。这一点有点类似于我国古代王朝先皇驾崩后，新皇不是立即改元，而是继续使用先皇年号至年末。



图3.1 王室仆人印文举例 (AUCT 3 3)

4. 王室礼物印文

这类滚印印文主要用于高级官吏，包括持杯者 (sagi)、王室妇女、首相 (sukkal-mah)、总督 (ensi₂)、将军 (šagina) 等。其格式也是有两栏，其中第一栏和王室仆人印文相同，第二栏的末尾有区别，不是术语arad₂-zu“你的仆人”，而是术语arad₂-da-ni-ir in-na-ba“赠送给他的仆人”。它的具体格式表述如下：

表3.3 王室仆人印文与王室礼物印文格式及举例

王室仆人印文	王室礼物印文
第1栏 1) 国王名字PN1 2) 强大的男人(国王) ^① 3) 乌尔之王 4) 天地四方之王 第2栏 1) 印章所有者名字PN2 2) PN2的职业身份 3) PN3之子 4) (是)您的仆人	第1栏 1) 国王名字PN1 2) 强大的男人(国王) 3) 乌尔之王 4) 天地四方之王 第2栏 1) 印章所有者名字PN2 2) (PN2的职业身份) 3) (PN3之子) ^② 4) 为他的仆人 5) 赠送
例子(AUCT 33) Col. I 1) ^d Šu- ^d EN.ZU 2) lugal kala-ga 3) lugal Uri ₅ ^{ki} -ma 4) lugal an ub-da limmu ₂ -ba Col. II 1) Ur-ku ₃ -nun-na 2) dub-sar 3) dumu Lu ₂ - ^d Nin-ĝir ₂ -su kurušda 4) arad ₂ -zu	例子(Nisaba 15 984) Col. I 1) ^d I-bi ₂ - ^d EN.ZU 2) lugal kala-ga 3) lugal Uri ₅ ^{ki} -ma 4) lugal an ub-da limmu ₂ -ba-ke ₄ Col. II 1) A ₂ -li ₂ -a ₂ 2) arad ₂ -da-ni-ir 3) in-na-ba

结 论

综上所述,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滚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类型、场景和印文已经基本趋于固定化和标准化, 这与乌尔王朝中央集权制统治的政治背景相关; 二、滚印材质比较集中, 没有丰富多彩, 这一方面是政府管制的结果, 另一方面可能与当时海外贸易, 尤其是与印度河流域的贸易衰落有关; 三、注重印文的使用和格式化, 争斗等缺乏印文的滚印场景被渐渐遗弃不用, 这反映了大一统国家对文化与思想的严格控制, 还有出于加强信用体系的目的, 这一时期的统治者特别注重国家行政管理档案的信用度, 而对这些档案文献的加印实践, 尤其是对泥板所有者加印自己的滚

① 这一栏的铭文在乌尔王朝的前后期稍有不同, 至阿马尔辛统治第8年, 铭文为nita kala-ga “强大的男人”(BPOA 7 2372), 大约从阿马尔辛统治第8年第7月开始, 铭文变为lugal kala-ga “强大的国王”(AUCT 3 268), 这一变化也体现了乌尔王朝加强王权的举措。

② PN2带有职业身份, 例如CUSAS 3 223 (Šu-kab-ta₂ / šagina / arad₂-da-ni-ir / in-na-ba “舒卡卜塔, 将军, 赠送给他的仆人”); 带有PN3之子, 例如UET 1 88 (Ur-ni9-ĝar / pisan-dub-ba / dumu Ar-ši-ah / arad₂-da-ni-ir / in-na-ba “乌尔尼加尔, 档案保管员, 阿尔西阿赫之子, 赠送给他的仆人”)。

印，相当于今天的“签字”功能，是提高信用值的表现；四、特别注重君权神授思想，不管是滚印的引见场景，还是少数的纹章场景和行进场景，都体现了国王的权威、国王与神之间的沟通，甚至国王神化之后与神平起平坐，接受人们的敬拜。此外在印文格式表达上，王室仆人印文和王室礼物印文两种类型体现了对国王的极度崇拜与敬仰，这是中央集权制统治与君权神授体系的真实反映。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滚印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前承早王朝时期和阿卡德王朝“百花齐放”的滚印类型，后启古巴比伦时期滚印的再次丰富多彩。在古代近东历史发展过程中，乌尔第三王朝的滚印起着一个重要的过渡作用，它是光荣的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尾声，同时开启了伟大的巴比伦-亚述文明的大门。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讲师，德国海德堡大学亚述学博士）